

小区门口的雪松下经常可见一位身穿旧军装，坐着小板凳手持榔头或钳子修鞋补伞或为自行车打气补胎的老人。周围的居民都熟悉他，见了总要打声招呼：“老革命！又做好事呢。”

老革命姓任，是我的邻居，也是楼组长。邻居们知道他是抗战时的老革命，离休前是厂长，但照面时都不叫他老厂长，而是叫他老革命或老八路。他要么淡然一笑，要么回上一句：“整天闲在家里，还革什么命嘛。”其实，他比我们这些上班族还要忙，不仅要忙居委会的事，邻居们的水电费他也要帮忙收缴。所以小区宣传栏的光荣榜上经常有他的名字。有天，我见宣传栏里有张“好党员”事迹表，十个项目中他的名字占了八项，其中为民服务、治安巡



改变陋习 从己做起

俞大明

阅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和微信圈的朋友们纷纷点赞。

小范围里悄悄地流传着几张照片却引起了我的思考，观礼人员离场时各处呈现着不同的面貌：有的方阵所在地，废纸、资料袋和矿泉水瓶子到处都是，他们可能急着赶时间，会议组织方留给他们的网线没有恢复原样，人走了就放在过道中间，很容易绊倒人；少数代表离开时没有把水喝空，现场有不少遗弃的空瓶子；最干净的显然是公安骨干观礼台，公安代表队人走后没有任何丢弃物，一尘不染，这是公安战士长期“讲文明、树新风”教育的结果，值得称赞和学习。

文明是城市之魂，道德是立身之本，公共文明又建立在个人文明礼仪之上。倘若一个人不注重自身的文明修养，他也不会有良好的公共文明。个人文明礼仪是根，也是本，人要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必须先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完善个人道德修养，便有了推进社会公共文明的基础。

歌德曾说：“一个人的礼貌就是一面照出他肖像的镜子。”我们不必埋怨这个社会的文明水平不高；不必怨艾自己的力量不大，对社会的影响不大。试想一下，面包里的酵母不是很少么？可就仅仅是这一点酵母，就可以让面包膨胀数倍。所以，有良知的公民都应该做正能量的酵母，让文明的酵素早日融入现代社会中，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有朋友建议：大型活动的组织者不妨预先拟份须知，用短信或微信倡导观礼者保持现场整洁，效果或有改观。闻讯《小主人报》已经在行动了，老师们倡导小朋友们在各地活动时，把行为习惯的提示和执行定入计划之中，假以时日，小朋友长大以后的行为举止必大为改观。让我们从己做起，用出色的实际行动告别陋习，走向文明。



边看边聊

暑休，住进了“一人一证，凭证出入”的大院。这儿，亭台楼阁，曲径通幽，是放松心情，修身养性，读书思考的好地方。

一号桥的东面，有一荷花塘，荷塘边有一凉亭，原副总参谋长伍修权题的“静憩亭”三个字朴素清新。见字思人，我曾和首长的秘书一起工作生活过几年的时光，对首长的人品和才华略知一二。向来有缘，注定情深。在这儿我又遇到了几位老首长，他们仍像以前那样关心我。我们一起散步，一起赏花，一起在夏季里聊春天的事……

在没有喧嚣，没有世俗，没有功利的日子里，我常常会走进静憩亭，或歇息，或思考，或做深呼吸，或看荷花起舞，或听荷花吃梦。

坐在亭内，望着荷塘，好一幅美轮

都牺牲了，我是真怕再提及那些场面呀。”还有一次是宣传部门要拍摄他离休后关心小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片断，结果也被他婉言谢绝。而我了解他的革命经历则是一次偶然。

那是一个夕阳通红的傍晚，老革命正巧一人在家。他见我在门口闲着，就叫我去他家下棋。我欣然应允。可我们摆开棋子时却少了一颗棋子。他瞅瞅地上没有，便拉开五斗橱抽屉找棋子。当我起身想帮他一起寻找时，忽然眼前一亮，凑近一看却是几枚各种星状的奖章和三枚光亮夺目的勋章。此刻，惊喜的我轻轻拿起沉甸甸的勋章仔仔细细详着，其中有红星照耀着金色延安宝塔山的三级独立自由勋章；红星照耀着金色天安

安门城楼的三级解放勋章和雕有和平鸽的抗美援朝和平勋章。我抚摸着手中的勋章，敬佩之中恳求他说说打仗的故事。于是，他沉思了片刻简简单单地告诉我，那年村里来了一支叫八路军的队伍，说是穷人的队伍，还专门打日本鬼子。队伍出发时，他扔下割草的箩筐跟着走了。第二天就穿上了臂膀上缝有一块布牌子的蓝灰色粗布军装，那时只认识布牌上的一个“八”字。没几天就发到了一支长枪，跟着连长四处游击打鬼子。不久的一次战斗中冒着鬼子的机枪扫射便是把两颗手榴弹扔进了鬼子的炮楼而立了大功……后来，他又去抗美援朝……或许是战争的残酷和失去战友的痛苦吧，他似乎不愿再回忆那些惨烈的战斗情景，但他小心翼翼地收起一枚枚勋章和奖章，这已分明透露出对牺牲了的战友们的无限怀念，又好像默默地说着，战争已经过去，和平更要珍惜。

今天，我的老八路邻居已远去了，但他的勋章依然光泽耀眼，小区门口的雪松也愈加葱郁挺拔，仿佛就是他高大的身影。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美奂的画面，红色的、白色的、粉色的，色彩缤纷。成千上万的荷花你挽着我，我挽着你，谁也不让谁，谁也不甘落后地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美。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凝视着那朵好大的荷花和旁边那一朵朵小荷花，我想起了我的老班长，他叫晏印泉。是他，教我迈出了军营第一步；是他，在我入伍一年零两个月的时候，就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推荐我担任党小组长，稚气十足的我，要带领一个排长、三个班长过党小组生活，没有一个有思想有威望的人做后盾哪行啊！是他，让我在戎马生涯的岁月里劈风斩浪，茁壮成长。

夜光杯

配房单、收支账、就餐发票……形形色色的百姓档案，讲述着百姓生活的变化，也印证着城市发展的进程。

老陈家庭档案中4张大小不一、纸质发黄的配房单，折射出上海市民住房条件的逐步改善。第一张配房单开具于1971年，分配的住房是延安中路一间11平方米的亭子间。如今的年轻人或许对亭子间有点陌生，亭子间是上海以前的民居石库门楼梯转弯处的一间方向朝北1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老陈配房原因及用途写的是“结婚”。而事实上，老陈1968年就结婚了，小夫妻为这间终年不见阳光的小小“爱巢”等了整3年。第二张配房单等了14年，夫妻俩带着儿女乔迁到了彭浦新村。虽说两室户居住面积才21个平方米，但一家人已乐开了怀。1990年，孩子长大成人，陈家争取到了第三张配房单，居住面积31.43平方米，两房加一厅，总算拥有一个活动空间。1998年，在陆家浜路西藏南路调换了一套高层住宅，老陈家迎来了第4张配房单，18楼，83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就老两



双手编织心中的梦 苗青摄

在一座佛寺里，供着一尊花岗岩雕刻的非常精致的佛像，每天都有很多信徒来到佛像前顶礼膜拜，享受着香火和供奉，身份地位尊荣备至，而且通往这座佛像的台阶也是由跟它来自同一座山体的花岗岩砌成的。

一天，这些台阶不服气了，他们对那个佛像提出抗议：“你看我们本是兄弟，来自同一个山体，凭什么人们都踩着我们去膜拜你啊？为什么我们的命运就会相差这么大呢？”佛像说：“因为你们只经历过六刀就走上了今天的这个岗位，而我是经受了千刀万刚的雕琢之苦，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因此，今天你和我所受的待遇，当然会有天壤之别了。”

不要老盯着别人的成就和地位愤愤不平，还是多看看自己的不足和缺陷吧。如果你也能忍受千刀万刚出深山的雕琢之苦，那么，你也能够从一块普通的铺路石变成受四方香火供奉的“佛”。

思绪随荷花一起收放

罗光辉

过去，来不及了，我一下子跳进了寒冬腊月里的河流，游到了对岸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当排长时，在部队农场劳动，为了让红旗飘扬在我们排的田头，我们一下午踩坏了三部打谷机；在陆军指挥学院深造时，我的演讲稿，感动了总参首长，散文《山中那朵红霞》上了《人民日报》。上学不到半年，我就荣立了三等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光的流水冲不淡记忆的底片。往日的情感，往日的生活，往日的酸甜苦辣，往日的赤橙黄绿，此时，都在这片荷塘一幕幕显现。这是一种怎样的情？这是一种怎样的缘？

百姓档案

郭红解

口住；在同幢楼又给儿子买了套建筑面积81平方米的住房……

老季家的50本家庭收支账，完整记录了上海一个普通家庭50年的生活轨迹，小到一盒火柴、半斤青菜，所花费用无一遗漏。1957年7月11日，季家的第一笔账目诞生——做绸衫1.32元。1966年，71元买了台电子管收音机，“引进”了第一个“大件”。从那以后，各种“大件”陆续进季家：1968年165元买永久牌自行车，1972年130元买蝴蝶牌缝纫机，1977年225元买9英寸黑白电视机，1985年1400元买18英寸彩电，1987年700元买单门电冰箱，1997年6000元装空调，2001年2680元买29英寸彩电……1957年到1979年的20年间，老两口的年总收入始终只有3位数，而1996年已达16478元了。

那年，在上海市档案馆举办的《百姓档案话发展》展览中，一对恩爱夫妇1000张就餐发票引起了市民浓厚的兴趣。时年89岁的李老先生和94岁的夫人手挽着手，来到就餐发票陈列柜前笑眯眯地留影，随后讲述了千张就餐发票的来历。上世纪30年代他们喜结连理后，就经常在离家不远的一家川菜馆用餐。50年代初，老李调往北京工作，夫妇俩由此分居两地。1979年老李从北京退休回沪，终于和分居几十年的老伴团圆。“少年夫妻老来伴”，为了弥补长年聚少离多的缺憾，他们每天一项固定的“功课”，就是晚上5时半一起到这家川菜馆用餐，在固定的坐席上落座，点菜用餐，相敬如宾。有一天，他们突发奇想：在这里吃了一辈子，到底吃了多少顿？花了多少钱？从今天起留下记录吧。于是每晚用餐后，都要把餐单带回家。这样就留下了千张就餐发票，也见证了这对恩爱夫妇晚年生活的“幸福指数”。

如今，越来越多记录寻常百姓生活的各色材料已入藏国家档案馆，比如，前些年老季夫妇已将50本家庭账册全部捐赠给上海市档案馆。这样，我们的城市记忆中，便有了更多富有个性的、鲜活的百姓记忆。

二十五年有多长？那可是我们初中毕业后失去联系的时间啊！原以为二十五年的空白会无限延长，没想到，我们竟然再度重逢。在微信群，在朋友圈。

在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微信声响起，手机屏上“永和中学同学会”的群名赫然映入眼帘，是一位常有联系的同学把我“拉”进去的。短短一小时，群里已经有十六位同学了，那些好长时间都未曾唤起的名字齐刷刷地出现在眼前。

“这二十多年你们都去哪了，让我好找？”

“还记得我们的母校永和中学吗？现在早已关闭，校园满地杂草，满眼荒凉！”

“我们的班主任杨老师该七十多岁了吧。”

“杨老师深度近视，转身写板书的时候，总要扶一扶靠在鼻梁上的眼镜。下课了，拿起手帕擦拭镜片上的粉笔灰。”

“杨老师除了主课数学，还教生理和历史，在上生理卫生课时，好像连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下去了，说大家看看就可以了。”

“还记得学校前面的菜园吗，那时的老师上得课堂，下得农田，课余时间挥锹翻地、除草种菜，什么都能做。”

……

这样的问答，隔了二十五年的时间与空间，充满了久别重逢的惊喜，充盈着淡淡的离愁。推开岁月深处那扇门扉，思绪悠然回到了过去。

我们就读的永和中学是一所很普通的乡村学校。那时候没有普通重点、公办民办的说法，读完小学，自然而然升到一墙之隔的中学。新学期报到，周围多了很多陌生的面孔，原来，好多永和村之外甚至远至五洲的学子也到这儿来就读。乡村学校虽然简陋，师资不足，班级也不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享受那个年代学校特有的快乐。决定命运的中考后，班里除了少部分同学考上高中、中专、职校外，大多数就此结束学习生涯，要么回家务农，要么外出打工。匆匆的毕业典礼后，我们各奔东西。二十五年了，当年的同学旧友早已散落天涯，偶尔听得其中几位音讯，也只是只言片语，雪泥鸿爪。

可是我知道，在生命的似水流年中，你我虽不联系，我们依然在彼此心里，尽管貌似生疏了，但很多的东西都已经镌刻在心中的某个角落，就等到一个机会唤醒它。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同学聚会，却有可以触摸的温度，暖意充盈。那些曾经灿烂的笑容，温和的眼神和善良的信任，再次如潮水般漫漫过来。

有人会说，我们的回忆都是在时光的流水里“刻舟求剑”，然而谁又能记得了呢！

今晚打烊

吴伟忠

表彰长年无事故（抗战电视剧）

昨日谜面：开辟致富路（卷帘格，老字号）

谜底：程裕新（注：按格法，逆读作“新裕程”）

二十五年后的「重逢」